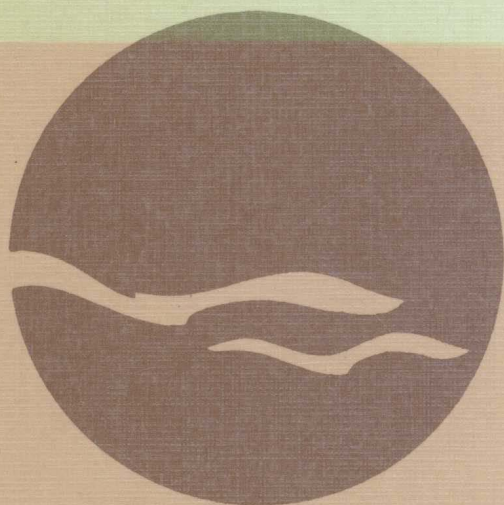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學心靈與傳統



王逢吉教授著

王逢吉教授著

文學心靈與傳統

康橋出版事業公司印行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三十版

文學心靈與傳統

特價九十元

著者：王

逢

吉

臺中師範專科學校

發行者：康橋出版事業公司

出版者：康橋出版事業公司

印刷者：康橋出版事業公司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臺北永和市和平街94號

郵撥：0-144399-6號

電話：924-6443、925-2748號

登記證：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
局版臺業字第一九八五號

※本書如有裝倒、頁缺，請寄到本公司調換，謝謝！

「文學心靈與傳統」新版序

這是一本文學論集，收十五篇文章從「心靈之開拓」和「文學的生命」兩書中抽出來的。多半是討論中國文學傳統之創新，以及寫作與欣賞的若干基本問題。有關中國文學思想和歷史的發展也略有闡述。為了涵蓋這些內容，故命名為「文學心靈與傳統」。

有機緣將我近三年來在各報刊雜誌發表過的作品，彙集成冊，付梓問世，對我這個默默寫作了三十多年的人，當然是一大欣慰和激勵。尤其是若干往事甚多巧合，特別值得紀念。

從事寫作是一件非常艱苦的工作。既要持之有恒，還得有澹泊寧靜之

養而自甘寂寞。如果能够憑自己的良心，盡一點書生報國之志，就沒有什麼愧怍了。無怪乎唐代大詩人杜少陵喟然而嘆：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」，先賢風範，實在令人低迴嚮往。

近些年來，文壇上曾經有許多爭論，發生過一些怪現象。在這個開放而富饒的社會裡，本屬常態，無可厚非，亦不必苛責。不過站在文學寫作的立場，總不要忘記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淵源，畢竟我們還是中國人。忘本則徬徨理性之外，迷惘於機巧之途。將這種作品發行於世，會污染純潔的心靈，導引讀者於罪惡的淵源，而萬劫不復，那是很可怕的。值得我們寫作的人反省，也需要時時警惕。至於其他，則不再贅述，讀者自己去仔細體會吧。

王逢吉於華廬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

「文學心靈與傳統」

目次

自序

- 一 爲文學創作立心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文學的生命……………五
- 三 文學傳統之探索……………一三
- 四 中國文學傳統之新形象……………二一
- 五 中國古典文學的風格與境界……………三一
- 六 歷盡滄桑的白話文學……………七三
- 七 新文學的省察與重建……………八七

八	亞洲社會變遷與文學心靈	一一九
九	中國人的詩教	一三三
十	胡適先生的詩路歷程	一四三
十一	過了河的卒子	一六九
十二	散文的歷史軌跡	一八三
十三	現代散文的境界	一八九
十四	中國語文的趣味	一九五
十五	執着這點真情	二一三

爲文學創作立心

文學創作固然是社會現實形象的反映，但並不是社會現實形象原本的重現，必須是滲透作者心靈感受之後所構成優美的藝術典型之表達。抒發自我的意願，各具獨特的性格，往往在不趨時潮，遠離庸俗中開創文學的新機運。這種文學作品才可以巍然卓立於莽莽人間，成爲大時代鉅流之中的砥柱。由此可見文學創作不僅僅是經國之大業、不朽之盛事，就是人人極爲珍視的年壽和榮辱，也不若文學作品的價值之永恒。

從事文學創作的人，祇要始乎性情之「誠」，止乎萬物同體之「仁」，不必以載道求濟世，或者期望傳之後代，至少不會對自己的寫作良心有所愧疚。如果缺乏道德勇氣，有意逃避社會責任，終於不免蹈入以文章殺天下人的罪愆。這是從事文學寫作之前隨時要暗自警惕的。

省察近些年來出版的文學作品，大凡風格剛健磅礴、神韻雍容典雅、氣象雄渾闊壯、筆鋒縱橫敦厚之作，俱是得自作者的性情、生活、智慧、知識、涵養五者融貫統一於「至誠之心」的呈現。唯有這一「至誠之心」，始可靈明通透宇宙萬象，體會萬物生生之德，而澈悟人生真諦。在至情至性深處，產生垂世不朽之作。因此而使人生境界逐漸提升，人類文化得以向前進步。

人畢竟是萬物之靈，遠在太古蒼冥之際，能夠仰觀俯察、默然沉思，由感通萬物而彼此互相體貼，漸萌博厚篤實的仁愛之情。這種生生之德，促使人類欣欣向榮，突破無數的險阻和艱困，掙脫環境的極限而創造了文明世界。

人類的歷史不會重演，但是正確的方向祇有一個。以至誠之心，存一念之愛，心靈豁然澄澈，人性頓時復蘇，良知立即覺醒。襟懷由卑微窄狹上達崇高曠達之境，精神生命從平面晉升到立體。淨化物慾、包容萬物，這不就是一個和諧悠美的人間嗎？

八十年代匆匆而來，在這個科技高度發展、經濟結構轉變、社會變遷激烈的時代，談心性的涵養，不免有迂腐難行、無濟於事之譏。然而，沒有任何人敢於承認自己是個沒有「心性」的人，也沒有人否定自己「心性」的創造之力，更不願漠視生命

價值，自甘墮落。儘管人的「心性」難以把握、過於抽象、頗爲玄妙、不可言說。其實，在平常生活實踐裏心性隨時呈現，心性的涵養工夫就在言行之中，似乎不必追尋於超形象之外了。

昔年宋儒復齋問象山曰：「吾弟在何處作工夫？」

象山答曰：「在人情、事勢、物理上作工夫。」

在人情、事勢、物理上作工夫，就是在心性上作工夫；也就是在人情、事勢、物理上見心性，涵養心性。可以說一語道破，絲毫無神秘空幻之感，祇是實踐工夫而已。

作家是人類靈魂的鑄造者，重視責任與良心。譁眾不足以取寵，沽名未必能再釣譽。易經謂：「修辭立其誠」，以至誠之心抒發性情之正，誠則實，內涵必定充實。充實之謂美，以充實之美而發爲文章，提示人生境界，光輝文化生命，開拓人類的歷史前程，這是我們爲文學創作立心應有的努力。

（六十九年全國文藝座談會主題）

——原載青年戰士報副刊「新文藝」

文學的生命

文學作品無論是抒情以言志，或者是論理以載道，情志和道理都是作者心靈感受的真誠表達。文學本是心靈的感受，時代背景和文化傳統固然影響文學作品的風格，但時代精神和傳統價值早已涵融其中，並沒有孤立於心靈感受之外。心靈感受人各不同，文學作品就沒有絕對雷同的。在「匠心」獨運處，才可以欣賞文學作品之美。

「心靈」原本是極其抽象含糊的名詞，各家所下的定義又不一致，很難獲得一個比較具體的了解。當年，宋明的理學家們彼此爭論不休，都在各說各話後不歡而散，沒有結論。集各家之大成的思想家王陽明認為：「心體本虛」。是說人的心靈本為虛體，完全以心靈感受，尤其是感受中的「是」和「非」而成為實體。換言之，王陽明肯定人的心靈本無實體，卻具有虛靈的感受功能。

理學家們常常提到：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」這兩句話正是人的心靈之形容。心體本虛，而且寂然不動，確實是抽象的，幾乎祇能意會，無法言傳。如果一旦有了心靈感受，人的心靈就隨之存在了。

至於「感而遂通」，就是說人生活在龐雜的社群之中，面對一切客觀現實，當然會有感受，有感受就必然感通萬象。不過人的心靈和其他動物不同，是虛靈不昧，恒寂恒感的。猶之如一面晶瑩澄澈的明鏡，既可以觀照宇宙萬象，同時也發射出璀璨的光輝。禪宗神秀說：「心如明鏡臺」，確有道理。

朱熹在大學章句解中有這麼一段話：

「蓋人心之靈，莫不有知；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，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」

人心之所以靈，在於能夠感受。而天下萬象都有個理在，理是無窮無盡的，人的感受也永無止境。面對宇宙萬物，憑藉着我們逐漸向上提升的心靈感受，是可以追求

到理之至極的。經過了長久的實踐功夫之後，一定豁然感通萬象。到了這個境界，不僅僅徹底了解萬物的本質，我的心靈感受就更清明高妙，而有無窮的大用了。

朱子的「吾心全體大用」，就是教人能夠自作主宰，超越自我的極限，與萬物相感通；突破庸俗的成見，與宇宙天地之道相通。化慾爲靈，提高生命價值，肯定人生取向。所以任何文學創作，是心靈感受的真誠表達，也是作者生命之力的投射。在極其真誠的生命裏，可以體會出心靈之美。朱子認爲人心原本是靈明的，但也特別重視心靈之養。

王陽明解釋他的「靈明之心」時，也曾經說：

「目無體，以萬物之色爲體；耳無體，以萬物之聲爲體；鼻無體，以萬物之臭爲體；口無體，以萬物之味爲體；心無體，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。」

他的本體論裏不承認天地萬物爲有體，目、耳、鼻、口亦復如是。也不以心爲有體，祇認爲天地萬物與心靈相感應的是非爲「體」，他的心之體是心物相感應中的「是非」。因而王陽明的心之體，是一個充塞天地之間，沛然宇宙之中，爲萬物作爲主宰的「靈明」，這一靈明之心與天地萬物是絕對不能夠分割的。沒有心靈感受，則天

地萬物失其存在意義；無天地萬物的存在，心靈感受祇是一個虛無。物無心不存，心無物不明。唯物與唯心之爭，爲之一語道破矣！故王陽明所說的靈明之心，存在於心物交融的關係中，是卓然超越「心」與「物」之上的更高一層境界，這是陽明哲學的高明處。

心靈感受中的所謂「是」和「非」，很明顯的深涵着濃厚的道德意義，似乎在美學的範疇之外，與文學無關。其實，人的「是非之辨」，淵源於人的本性之善，孟子早就歸納爲「仁」的四端之一。充實了「仁」的內容，用以實證人類的德性之善良和心靈之美，作爲生活實踐的理念之一。

假若我們站在文學藝術創作實踐的觀點去作深切的省察，「是非之辨」未嘗沒有適度的美學價值，特別是在文學的表達方面不能摒除這種體認。作家抒發自我心靈感受，真誠的體現心靈之美，即是用美學價值評估感應中的「是」和「非」，作爲道德的判斷。由此可見文學作品中的「美」不是「道德」，「道德」也不一定具「美」的意義，兩者不可以混爲一談。可是我們不能否定在文學作品裏的德性之善有其至美的境界，文學之美也同時蘊藏着德性之善的意義。兩者彼此息息相關、血脈相通，有相互

滲透、融貫一體的表達，不能強加割裁。何況作品中文學之「美」和德性之「善」都出自人的本性，不過因為心靈感通的客觀對象和現實環境相異，在生活實踐裏各有不同的層面和價值而已。在作品中將德性規範的「善」轉化成文學中抽象的「美」並無不可。

美學家都認為美的欣賞屬於主觀的直覺感受，不容許作知性的分析。美感一經過知性分析，就難免有「瞎子摸象」和「未見全牛」的毛病，失去了「得意忘言」之妙，而且基於各人的美感經驗和性靈涵養之不同，美的感受也不會一樣。不過在一刹那之間，「無目的」和「無所謂」的機緣之下，大概可以領悟一二神韻。

世說新語中有一個典型的老故事：

「王子猶居山陰，夜大雪，眠覺，開堂命酌。四望皎然，因起徬徨詠左思招隱詩。忽憶戴安道，時戴在剡，即便乘小舟就之。經宿方至，造門不前而返。人問其故，王曰：『吾本乘興而行，興盡而返，何必見戴！』」

雪夜夢醒，四望皎然。徬徨吟詠，憶懷故人。這是一時之興，剎那之間的美感。一夕舟行，到了目的地又不前而返，興致索然了！如果造門拜訪，或者傾心一談，有

因果、有目的、有所謂，則單純的美感立即消失了。也許有人會批評王子猶行爲古怪，不若常人。其實美感是一種獨特的生命情調，猶之如「天才」是沒有系統的一樣，空靈、枯寒、孤高，不一定有個共同的庸俗模式。各具妙境，祇可意會，不能言傳。彷彿王摩詰詩云：

「藍田白石出，玉川紅葉稀。

山路原無雨，空翠濕人衣。」

藍田白石，玉川紅葉，色彩兩相對比。石出、葉稀，形象可見，神韻似顯。山中原本無雨，而空翠竟濕人衣。在空無實有之間，能會其微妙，神秘的美感早已暗暗的潛入了你的心靈了。詩人筆下，虛實相生，具體而微，無形有迹處皆成美感，全在乎心領神會了。如果訴諸語言敘述，作知性的解析，那就是愚不可及也。

然而美感究竟何在？從何而來？且看清代批評家葉燮的一段話：

「當有所屬而興起也，其意、其辭、其句，劈空而起，皆自無而有，隨在取之於心。出而爲情、爲景、爲事。」

當一個作者面對現實生活有所「觸」而起「興」的一刻，乃是因心靈感通之後產